

世界文學名著

千 歲 人

(下)

蕭 伯 納 著
胡 仁 源 譯

BACK TO
METHUSELAH

LEONARD SHAW

Translated by
HU JEN-YUAN



3750
5. 7500



價 7.50

世界文學名著

千
歲

人
(下)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

朱

(32283)

世界文學名著 二千歲人二冊

Back to Methuselah

每部定價國幣壹元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原著者 Bernard Shaw

譯述者 胡仁源

發行人 王雲五

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(本書校對者龍旭光) 陸

第四卷 老紳士的悲劇

第一幕

波寧碼頭，在愛爾蘭加路海灣的南岸，一種巉岩及石田的境域。紀元後三千年一個晴明的夏天，有一位老年紳士，坐在一個古舊的石礎上面，石礎約厚三英尺，高三英尺，係以前用以繫船的石樁。他面向岸上，低着頭，雙手捧着他的面孔正在哭泣，他的蒼黑的皮膚，和皓白的鬚眉，恰相反對，他穿着一件黑色大禮服，一件白色背心，深灰色的褲子，帶着一根極鮮明的領帶，插上一根鑲着寶石的別針，頭上帶着灰色禮帽，腳上穿着黑漆皮靴，加上白色靴罩，他的白色硬袖，伸出在袖口外面，頸上帶着白色的格蘭斯敦式的硬領，他的右邊，有三四個裝滿的麻袋，在石板上面並排堆着，暗示

這個碼頭，不像其他的僻遠的愛爾蘭碼頭一樣，雖然是浪漫的，而有時候也有實際用途的。在他的左側後面，有一帶石級，下達海面，直到視線盡處爲止。

一個婦人，穿着絲織緊身，芒鞋，頭上戴着一頂軟帽，上面有金質的「二」字徽章，此外並無別的穿帶的，從海面的石級走上，吃驚的樣子，注視着正在哭泣的老人。她的年歲，是不能推測的，她的面貌是堅定的，而且顯露出一種青年的面貌，但是她的嚴厲及決心的表示，決不是青年的樣子。

女人 你有什麼事情嗎？

老紳士往上一看，迅速的振起精神，竭力做出一付笑容，取出一塊絲巾，輕輕的揩乾他的眼淚，並且想要很恭敬的樣子起立，但是依然坐下。

女人 你需要幫助嗎？

老紳士 不，非常感謝，不要什麼，不過是受了暑氣，（他一面說着，一面喘氣，並且拿手巾擦着他的眼睛及鼻子。）乾草熱。

女人 你是一個外國人，可不是嗎？

老紳士 不，你決不可以當我是一個外國人，我是一個不列顛人。

女人 你是從不列顛共和國的某地方來的？

老紳士（和藹而驕傲的態度）從他的首都來的，夫人。

女人 從巴達德來的？

老紳士 是的，你也許不知道，夫人，在我們現在所稱爲流浪的時代，這些羣島，曾經做過不列顛共和國的中心，在一千年以前，他們還是他的首都，很少的人，知道這個極有趣味的事情，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證，這是極確實的，我到這裏來，是由於要向我祖先的故鄉，做一種虔誠的巡禮，我們是同出一源，你和我是的，血是比水更濃一點，我們都是同宗。

女人 我不明瞭你的意思，你說你是由一種虔誠的巡禮來的，那個是一種新的運輸方法嗎？

老紳士（又現出一種困苦的徵象）我覺得在這裏很不容易使人了解，我不是指一種機械，乃是指一種情感的旅行。

女人 我恐怕我還是同以前一樣的毫不明白，你說血是比水更濃一點，當然是的，但是這有什麼意義呢？

老紳士 這個意義是很明白的。

女人 不錯，但是我很知道血是比水更濃一點。

老紳士（嘆氣，幾乎又流出眼淚來。）我們還是就此爲止罷，夫人。

女人（走近他的身邊，很關切的樣子向他細看。）我恐怕你是病了，沒有人警告過你，短命的人，到這個國度裏來，是很危險的嗎？這裏有一種致命的疾病，叫做喪氣，短命的人，對於這個必須嚴密的預防，和我們交接，會使得他們過度的疲勞。

老紳士（發怒的自己振作起來）這個是於我沒有影響的，我恐怕我的談話，不能使你感覺興趣，如其是的，補救的方法，就在你自己手中。

女人（先看看她的手，再懷疑的向他望着。）在那裏呢？

老紳士（完全絕望）哦，這真是可怕極了，一點沒有了解，沒有智力，沒有情感——（他的哭泣止住他的說話。）

女人 你看，你是病了。

老紳士（忿忿的振起精神，）我並沒有病，我自從有生以來，從來不曾生過一天的病。

女人 我可以替你診視嗎？

老紳士 我用不着什麼女醫生，謝謝你，夫人。

女人（搖頭）我恐怕我還是不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並沒有說起關於蝴蝶的話。

老紳士 可是我也沒有說什麼關於蝴蝶的話。

女人 你提起女醫生，這個字在這裏就不過是一種蝴蝶的名稱。

老紳士（瘋狂的樣子）我不再說下去，我真是忍不住了，我覺得比立刻發狂更其難受。

（他立起來，跳舞，同時唱着。）

我要變一個蝴蝶，住在涼亭當中，

沒有麪粉做成蘋果的布丁。

女人（冷酷的微笑）我上一次的笑，到現在至少已經有一百五十年，但是如其你再做這樣的舉動，我就要像一個六十歲的孩子一樣，大笑出來了，你的衣服，是這樣特別的可笑。

老紳士（突然止住他滑稽的動作）我的衣服可笑！我也許穿得不像一個外交部的職員，但是我的衣服，在我的首都都是完全時式的，然而你的——原恕我這樣說法——是會認為極端特別，而且幾乎沒有羞恥的。

女人 羞恥？在我們的語言當中，沒有這樣的字，他是什麼意義？

老紳士 對你說明，我就是沒有羞恥了，羞恥的意義，除掉不顧羞恥以外，是不能夠說明的。

女人 我完全不能明瞭你的意思，我恐怕你對於管理短命旅客的章程，還沒有看見罷。

老紳士 當然看見，夫人，他們並不適用於像我這樣年紀和地位的人，我不是一個孩子，或是一個鄉下的農民。

女人（嚴厲的態度）他們對於你是絕對適用的，你只可以和六十歲以下的兒童往來，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，你絕不應當和此間的成人接近，你和我們談話太久，一定會引起一種危險的喪氣病，你不看見你已經現出嚴重的徵象嗎？

老紳士 當然沒有，夫人，我幸而沒有感受這種疾病的危險，我習慣於和最偉大的人物作極長時間的談話，如其你不能分出熱病和衰弱的區別，我只能夠說，你的高年，同時帶來不可避免的昏聩了。

女人 我是此地的監護人，我對於你的安全是負有責任的——

老紳士 監護人！你當我是一個貧民嗎？

女人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貧民，你必須告訴我你是什麼人，如其你還有能力可以將自己的意思明白表示出來——

老紳士（忿忿的噴氣）

女人（繼續說下）——並且你爲什麼沒有一個看護在這裏任意遊行？

老紳士（大怒）看護！

女人 短命的旅客，是不許沒有看護，在這裏任意行走，你知道這個規則是不容破壞的。
老紳士 對於下等的人，固然是的，但是像我這樣地位的人，應當有一種優禮，這個凡有禮貌的人民是從來不曾拒絕的，並且——

女人 在這裏只有兩種人類，短命的人和普通人，這些規則適用於短命的人，並且是爲保護他們而設立的，現在快告訴我，你是什麼人。

老紳士（鄭重的樣子）夫人，我是一個退休的紳士，以前巴達德的全英蔬乳餅及蛋業組合的主席，現時大英歷史及古生物學會的會長，旅行俱樂部的副會長。

女人 一切這些都沒有什麼關係。

老紳士（鼻管裏又發出聲音）唔！真正的！

女人 你是送到這裏來要使得你的心理柔和的嗎？

老紳士 怎樣一個奇特的問題！請問你覺得我的心理是有點僵硬的嗎？

女人 你或者沒有知道，你現在是在愛爾蘭的西岸，東方島上的土人，有一種習慣，到此地居住數年，以使得心理柔和，此間的氣候是有這樣效力的。

老紳士（驕傲的態度）我並不生在東方的島上，謝謝上帝，我是生在英國可愛的最古的都城，我並不需要調養心理的地方。

女人 那你爲什麼到此地來呢？

老紳士 我侵犯你的主權嗎？我可完全沒有知道。

女人 侵犯我不明白這個字的意義。

老紳士 這個地方是私人的產業嗎？如其是的，我就無權在此，我拿出一個先令，作爲損害的賠償（如其有什麼損害）而且預備即刻離開，如其你有這樣懇切，可以指示我最近的道路。（他給她一個先令）

女人（接受他的先令，很有趣味的細看。）你方纔所說的話，我一個字都不明白。

老紳士 我說的是極普通的英語，你是此地的地主嗎？

女人（搖頭，）據傳說在這些地方，以前曾經有過一種動物像這個名字的，在野蠻時代，被人驅逐槍殺，現在是完全絕種了。

老紳士（又覺得不能支持，）這真是可怕的事情，在一個國內，完全沒有人了解文明社會的組織的，（他倒在石礎上面，和他的悲泣抵抗，）原恕我，熱病又發了。

女人（在她的腰帶內取出一支音叉，放在耳邊，然後用單一的音調向空中講話，好像一個音樂家唱着讚美歌一樣。）波寧碼頭，加路，請你派遣一個人來，看管一個短命旅客，從他的看護手裏逃脫的，男性，很馴良的，說許多不能了解的話，偶然稍有意義，憂鬱的神經病，外國的服裝，極可發笑，領下生着海草樣的白毛。

老紳士 這真是無禮已極，一種侮辱。

女人（放回她的音叉，向着老紳士說，）這些說話，對於我是毫無意義的，你是以什麼資

格到此地來？你怎樣取得允許狀來訪問我們的？

老紳士（鄭重的態度）我們的國務總理，巴解白露賓先生，到這裏來諮詢先知，他是我的女婿，我們同他的夫人和女兒，就是我的女兒和外孫女兒一同來的，我可以提起，我們一行當中，還有一位阿富斯泰將軍，他就是土南尼亞皇帝化名旅行的，我聽說他有一個問題，要非正式的向先知提出，我不過是到此地來遊覽的。

女人 你爲什麼一點事情沒有，會走到這裏來呢？

老紳士 天呀，夫人，還有比這個更自然的嗎？我就會成爲旅行俱樂部當中，唯一的到過此地的會員，你想想這一點，我的地位會成爲獨一無二的。

女人 這算是一種利益嗎？我們有一個人，遇着不幸的事情，失去他的兩腿，他的地位是獨一無二的，但是他寧可願意同其餘的人一樣。

老紳士 這真是瘋話，上面兩種場合，完全沒有一點相似的。

女人 兩者都是獨一無二的。

老紳士 這個地方的談話，好像完全是一派可笑的謔言，我真是厭惡極了。

女人 我明白你們的旅行俱樂部，是這樣一種人的組合，人人都願意誇張自己已經到過別人所不會到的地方。

老紳士 當然，如其你願意譏笑我們——

女人 什麼叫做譏笑？

老紳士（放聲大哭）我真要去跳海了。

他拚命的向碼頭邊上走去，正遇見一個戴着「一」字帽章的人，從石級走上來，把他阻住，他穿得和原有的女人相似，但是一片微鬚指示他的男性。

男人（向老紳士說）哦，你在這裏，如其你儘管這樣的逃脫，我真要替你戴上腳鐐手鐐了。

女人 你是這個外國人的看護嗎？

男人 是的，我真是厭惡他極了，只要我的眼睛離開他一歇，他就會逃走去和隨便什麼

人談話。

女人（拿出她的音叉，像以前一樣的發聲。）波寧碼頭，上前的話取消，（她放回她的音叉向男人說）我方纔叫派人來照顧他，我已經設法和他講話，但是他的說話，我能够聽得懂的很少，你必須好點當心他，他已經是很厲害的喪氣了，如其還有用着我的地方，可以到福西麻，葛爾特尋我。（她走下）

老紳士 還有用着她的地方！她對於我始終毫無用處，她沒有介紹，自己和我交談，像一種不正當的女人，並且她把我的先令也帶走了。

男人 請你說得慢點，我有點聽不明白，什麼是先令？什麼是介紹？不正當的女人是沒有意義的。

老紳士 隨便什麼事情，在此地好像都是沒有意義的，我可以和你說的，只有她是一個極端不可救藥的愚蠢婦人，我有生以來所曾經遇見過的。

男人 這是不可能的，你不應該覺得她是愚蠢，她是一個第二紀的人，並且將近要到第